

工农兵短篇小说选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工农兵短篇小说选

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文教局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

1972年5月第1版

197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10106·628 每册0.18元

247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，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。

目 录

高歌向前·····	齐运宣 (1)
大梁山下·····	伍亦文 (11)
家属连连长·····	海 歌 (23)
奔驰·····	焦学文 (33)
金色的朝霞·····	王春泉 (43)
玉松大叔·····	丁永淮 (53)
红光闪闪·····	红 雨 (61)
女民兵·····	齐武尔 (69)
女机长·····	齐迪文 (76)
“乒乓顾问”·····	胡容权 (88)
后记	

高 歌 向 前

齐运宣

试验遇到了“拦路虎”，三结合革新小组举办起“火线学习班”。第一个课目就是学唱《国际歌》。

歌声雄壮而激越！三结合革新小组长、共产党员洪师傅虽是五十过头的人了，但他情绪激昂、精神饱满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在《国际歌》的活页歌片上，洪钟似的嗓门比谁都来劲！坐在洪师傅对面的青年技术员李刚，虽然也在跟着大伙一起唱，两眼却望着窗外，不时抽出插在衣兜里的革新方案图纸翻弄着，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。

休息时，洪师傅把李刚叫到隔壁车间办公室，关切地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李刚抬头望了望师傅，没作声。

“咳！你就竹筒倒豆子——有话往外端嘛！”

李刚用手扶了扶眼镜架，说：“我没别的事，总在想，试验工作在突破最后一关，需要兵不卸甲，马不停蹄，一气

呵成。可你……”他嘴唇动了动，把下面的话咽到肚子里去了。

洪师傅一听，笑着用手点划着：“这並不矛盾，我们学唱《国际歌》就是为了武装思想，更好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嘛！”

“我是说，建筑工程公司汽车队好几个单位都在搞这项革新。咱们是首创单位，如果……”

洪师傅越听越不对味，眉头不觉打结。他端详着这个年轻的技术员。只见他两眼布满红丝，脸庞比以前明显地消瘦了。是呵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李刚确实有了进步，这次参加三结合小组以来，他把心都拴在这项革新上了。为了攻克一道难关，他和工人们一头扎进实验室，认真作各种数据考察，一熬几个通宵。可是，这革新的目的……，想到这里，洪师傅不禁脱口而出：

“李刚，你说说，我们革新是为了什么呀？”

李刚话还没说出口，门“啪”地一声开了。办公室小陈手持介绍信引进一个人来：

“洪师傅，你在这儿呀，你看这是谁来啦？”洪师傅眯起眼睛一瞧，一下子，两眼睁的溜圆：“哦！是你呀，马师傅！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？”说着，站了起来，热情地迎上去。马师傅早两步跨到桌边，伸出两只大手，把洪师傅的手紧紧握住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什么风？还不是你们革新发动机的东风啊！”

“听说你们建筑工程汽车队也在搞这项革新，正准备去

向你们取经哩！”

“我们差的远啦，我是专程来向你们学习的哩！”

“互相学习，共同提高嘛！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任何困难都可以战胜的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

两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亲切地叙谈起来了。

李刚听说来人是建筑工程公司汽车队的，又是专程来学发动机的革新经验的，心里“突”地一跳，一件往事浮现在脑际：

五年前的夏天，队里试验“小风扇”节油革新装置遇到了障碍，听说建筑工程汽车队也在进行这项试验，洪师傅派刚分到厂的李刚和几个青年工人前往取经。那知车队的马队长不在，却遇上了一个篡夺技术大权的坏家伙，他不仅把试验实物收藏起来，而且拿出一套失败了的技术资料欺骗他们。革新走了弯路，险些把发动机搞废了。几个青工气炸了肺，李刚立誓不跟他们来往了。马队长闻讯，几次登门道歉，洪师傅也做了不少工作，隔阂并未完全消除。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，工人掌握了技术大权，两个单位才重新携起手来。

李刚随手掏出一支烟，不自在地抽了起来。

“哎，你们的试验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？”马师傅直截了当地问。

“节油装置已经安装起来了，正在作路试的准备工作呐！”洪师傅爽朗地回答。

“你们的燃料是怎么进缸的呢？”

李刚心里一跳：怎么专往骨节眼上问？我们为了攻克这道关，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呵！他急忙向洪师傅递了个眼色。那晓得洪师傅象没看到似的，详尽介绍了改进燃料进缸的办法。

李刚这时真有点坐立不安了。

“我们也是打那个主意，不知怎么搞的，试验了十多次，都不见效，带我去看看吧？”

李刚急得把半截烟头丢在地上，“啪”地踏个稀乱。洪师傅侧过头来瞪了他一眼，站起身来对小陈说：

“你先把马师傅带到车间去，我就来。”

马师傅走后，洪师傅在李刚身边坐下来，眉头锁的更紧了。

洪师傅是车队党小组长。解放前，他和李刚的父亲同在一个车行帮资本家开汽车。李刚的父亲被车行老板的汽车轧死了，同仇共苦的工人们互相关怀，洪师傅一直把李刚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。李刚在工学院毕业后，正好分配到红星汽车队技术组工作。洪师傅自然是满心欢喜。但不久，便发现这个苦苗苗在大叛徒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，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，洪师傅平时就十分注意对他进行思想教育，李刚刚才的行动，更使洪师傅明显地感到他思想发动机上的“杂音”。

于是又把刚才的问题提了出来：

“李刚，你说说，我们搞革新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李刚眼睛眨巴了一阵，口里没答出话来。

洪师傅站起身来，挥动着有力的手臂，说：“同志，我们搞的是革新，是路线斗争啊！过去，大叛徒刘少奇一伙推行他们那一套‘洋奴哲学’、‘爬行主义’，要我们向帝修反讨石油过日子，大庆工人怀着对帝修反的仇恨，硬是憋着一股劲，不怕苦，不怕死，为革命搞出了‘争气油’。我们搞革新，还不是为了能多节约些汽油支援世界人民革命，可决不是为了个人捞点什么，也不是为了小集体争名利呀！”

洪师傅说话一向是直来直去，一针见血。他一下子就把问题点到筋上了。李刚脸上一阵泛红，两眼直楞楞地望着窗外，心里翻腾得厉害。

洪师傅顺手从李刚口袋里抽出了《国际歌》活页歌片，放在李刚面前的桌上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好好学学吧！”他疾步出门，忽然又回过头来，大声说：

“记住，我们工人阶级，心里装的是整个世界！”

二

李刚拿起《国际歌》活页歌片，反复看了好几遍，洪师傅的意思是很清楚的：《国际歌》要我们团结起来，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。可自己……他开始感到自己想的太渺小，就拖着沉重的脚步去找洪师傅。

此刻，马师傅已经离去。洪师傅正在收拾工具。李刚一声不响地帮着收拾。突然，洪师傅扳动马达开关，汽车发动机轰隆隆地转动起来了。

李刚脑子里划上个问号：为什么工具已经快收拾好了，洪师傅又启动发动机作试验啊？他只好把收拾好的工具又拿出来。那知道洪师傅弯下身子，松动电压头，发动机“嘎”地一声熄了火。

李刚更加迷惑不解了。洪师傅走过来，亲切而又严肃地拍着他的肩头说道：

“来，你给我讲讲，电压头衔接不紧，发动机为什么就运转不了？”

“接头松动，电瓶里的电导不上来，当然发动不了啊！发动机是个整体，水、油、电，加上一千多个零件，要互相配合，才能使发动机正常工作。”

洪师傅目光紧盯着李刚，大手往腿上一拍，说道：“你答的好哇！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正象这台发动机吗？各部门各单位加强团结，互相配合，才能使社会主义的列车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飞跑呵！可是，是什么破坏了革命的团结呢？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。”他说着，怀着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仇恨，一脚踩紧松动的电压头，扳动马达开关：“呜”地一声，马达的风扇叶子顿时飞旋起来。

洪师傅关了马达，走下垫板，用棉纱头擦着手上的油污，亮着嗓门说：“《国际歌》这是一首无产阶级的团结歌、战斗歌。它告诉我们，要革命，要实现共产主义，就要靠革命的团结。不论哪一个部门，步调不一致，不能互相配合，那就象一个零件出了问题，会影响整个革命机器的运

转。”

李刚眼里闪出了明亮的光彩。他深为洪师傅讲述的《国际歌》歌词的伟大思想所感动。

接着，洪师傅把他拉到旁边的长凳上坐下，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，在内衣兜里摸索着，半天，才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包扎得十分过细的小红包。打开几层红绸布，取出一把黄灿灿的钥匙。这是一把汽车点火开关钥匙，执行任务的司机随身都有一把，但是这一把不寻常的钥匙的出现，却使他们想起了黑暗的旧社会。

洪师傅深沉地问：

“李刚，你还记得这把钥匙上发生的事吧？”

李刚紧盯着不足一寸长的钥匙，如同看到不共戴天的仇敌，紧握拳头，从咬得格格发响的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：

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！”

解放前，洪师傅和李刚的父亲给车行老板帮工时，白天同上一台车，合用一把钥匙，晚上同盖一床被，阶级兄弟，团结一心与车行老板进行斗争。狗老板气得咬牙切齿。那年冬天，风雪特别大，崇山峻岭，冰封雪锁。清晨，山路上融化的冰雪又重新结冻，路面象玻璃板上抹了油。狗老板为了拆散这一对患难相扶的阶级兄弟，把洪师傅留在家里，亲自押着一车贵重药材打山里出来。那时，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，商车多是烧木炭作动力，车子一爬坡，象老黄牛一样喘着粗气。车过乌龙岗，车重、山陡、路滑，车爬不上去。车行老板逼着李刚的父亲钻到车底下垫“三角木”，那知汽车

碌溜一下倒滑下来，车轮正从李刚父亲身上滚过……

一个阴沉沉的晚上，北风呼号，昏天黑地。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房里，一盏豆似的油灯照亮了床前一双双激愤的眼睛。躺在床上的李刚的父亲艰难地掏出那把黄钥匙，颤巍巍地交给洪师傅，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几句话：

“老洪啊！狗老板怕我们团结，我……我们工……工人就是要团结得象一个人。”

“团结起来，到明天，

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……”

悲壮的《国际歌》声从茅草房里飞越出来，冲向黑沉沉的夜空！在洪师傅的带领下，汽车工人高唱战歌向资本家门前涌去……。

洪师傅拿起钥匙，沉痛地说：

“这把钥匙是工人团结战斗的象征。是阶级敌人破坏我们团结战斗的见证。无产阶级要彻底翻身解放，就要象伟大导师马克思、恩格斯号召的那样：‘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’心里只有自己，只有自己这个小小的单位，那就没有无产者的气味了。”

李刚沉重地低下了头。

洪师傅把他那双大手伸开，紧紧一握：

“‘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’。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我们一定要高举‘九大’团结胜利的旗帜，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奋斗到底！”

洪师傅一席话，铮铮作响，一字一句，象重磅榔头，敲

打李刚的心头，把他带进了一个广阔的思想境界。他心里象长江翻腾，眼角上涌出了泪花。

洪师傅这个老司机，不断拨动转盘，把一辆偏线的“汽车”，慢慢开到正道上来了。

李刚正要说什么，门又“呼”地一声开了。进来的还是小陈。只见他手上拿着一卷资料，高兴地嚷道：

“李刚，刚才马师傅临走时，留下了一包特地给我们带来的技术资料。他说其中有一份是他们经过三十多次试验汇集起来的，可能对我们有些参考作用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李刚惊喜地一把夺过资料，习惯地扶了扶眼镜架，急切地翻阅着。试验中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从中得到了回答。他看着，热泪夺眶而出：“小陈，马师傅走了多久？”

“找他干嘛？”小陈一脸惊异。

“把我们的革新资料给马师傅送去！”李刚说着向门外跑去。

小陈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对着李刚的背影，大声地喊：

“李刚——，洪师傅早就叫我把资料给马队长带走了！”

李刚回到屋里，紧握住洪师傅的手，惭愧地说：“我明白了！问题还是在我这个世界观上。”

“嘿嘿！这下算叫你找到根子上了。”

李刚看看洪师傅，激动地说：“我倒有个建议：带着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，带上我们革新的部件，和建筑工程队一起攻下最后一关！”

洪师傅以赞赏的眼光直视着这个青年人，激动地点了点头。这时，党小组长紧皱着的眉头完全舒展开了。

三

马队长在他们的试验场地热情地接待了老伙伴和李刚，他们围着一台革新装置，辛勤地劳动着，党的“九大”团结、胜利的路线，把他们引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……

路试开始了。一辆经过革新发动机装置的解放牌汽车，开出城区，沿着飘带似的环山公路，来到了地势险峻的老松岭，拐急弯，下陡坡，攀高峰，稳稳当当，轻轻巧巧。

李刚望着汽车穿过的险峻崎岖的山路，想到洪师傅和工人们这几天对自己的帮助，心情十分激动。是啊！我们革命的征途上，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，只要把握着毛泽东思想这个方向盘，大伙紧紧团结起来，就能战胜一切敌人。

这时，从山上传来正在“小秋收”的社员的高亢歌声：

“团结起来，到明天，

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……”

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声随唱起来，雄壮激越的歌声伴着马达的轰鸣，震荡着山谷。汽车，在阳光灿烂的大道上飞驰……。

大 梁 山 下

伍亦文

晨雾消散了。

金灿灿的阳光，照着挺拔入云的大梁山，白花花的大理石镶起的“开发矿业”四个大字，在赤褐的山峰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。

一位矿工沿着蜿蜒的山路，正向大梁山矿区走去。他，四十挂边，高高的个儿，挺直的腰杆，穿一身蓝色的工作服，背一个半旧的军用挂包，走起路来步伐利索，踩得脚下的碎石咯吱咯吱地响。

这时，放炮的警报刚刚响过，矿工们陆续走出井坑。支架工小赵，年轻眼尖，首先认出了从远而近的来人，高兴得拉开嗓门，大声喊道：“咱们的老矿工回来啦！”

这个“老矿工”名叫张志坚，是矿山的军代表。说他“老”，是因为他成天和矿工们并肩战斗，那熟练的采矿技术，活象个“老把式”。工人们都夸他说：“嘿！我们的军

代表真有两下子，象个老矿工哩”。尽管他一再声明自己是个新手，可矿工们还是喜欢喊他“老矿工”。

大伙听小赵一声喊，一个个跑上前，把老张围在中间。

走在后面的是老班长姜海宏。他费了些劲，才挤到人群中间。张志坚热情地叫了声“姜师傅”，象好久没见到他似的，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一番。只见他那紫铜色的脸，被赤褐色的矿粉染得更红了，蓝色的工作服沾着矿浆和油污。

“你总是这个样儿！”张志坚紧紧拉住他的手，赞许地说：“为了‘开发矿业’，你真是把心都拴在矿山上了啊！”

“老张，别说这些啦，快说说，公司党委有什么指示？”姜海宏也象看到久别的亲人一样，紧紧握着老张的一双手问道。

正说着，“轰”地一声炮响，又一层矿石在井坑内炸开了。大伙看着老张和姜师傅手拉手、心连心的亲热劲，那幅军民团结战斗、共同执行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情景又重现在眼前。

二

两个月以前，党委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“开发矿业”的指示，决定由张志坚和姜海宏两人带领一队矿工到大梁山矿区探矿，让老矿恢复青春。

这个矿区山下是万丈深谷，山脚留着断壁残墙，山坡上散布着杂乱的矿洞，象累累伤痕，……

姜师傅来到大梁山下，看到这种景象，不由得两眼直冒

火星，气愤地向大伙讲起了这矿山的遭遇：

这矿区有五十多年历史了。姜海宏十二岁就在这里当童工。那剜进山腹的深洞，就是他和矿工们在日本强盗和把头们的皮鞭下开出来的。那时候日本鬼子搞掠夺式的开采，形成了许多斜井暗道，经常塌方，我们不少阶级弟兄被活活地压死。大伙说这是“条条井道阎王殿，筐筐矿石拿命换”的险矿。眼看那拿生命换来的矿石，顺着矿槽流到侵略者的手里，姜海宏忍无可忍，和矿工们一起点火爆炸了鬼子的炸药库，跑到东北去了。……

小赵听到这里，接过话头说：“是呀，昨天还有人对我说，这个矿日本人开过很久，矿源不多了，到处是斜井暗道，下井千万要当心啊！”

“这是谁说的？”姜海宏警惕地问道。

“是刘长隐说的。”

“刘长隐？又是他，……”

姜海宏沉思了一会向大家说起了一九六二年的情景：那时候，他们刚刚在这个矿井打好安全支架，准备开矿，大叛徒刘少奇一伙疯狂推行“抓中间带两头”的反动方针，矿里的走资派借口险矿难开，封闭了矿井。矿工们气得要命。刘长隐却说：“封得对呀，这个矿区矿源不多危险大，就是开采，也是鸡骨头熬汤，熬不出多少油水啦。说不定……我们矿工还得白白送死。”

“封得对？矿源不多？……”姜师傅当时一听这话，气得一拳击在桌子上，把茶杯都震翻了。他质问刘长隐：“既